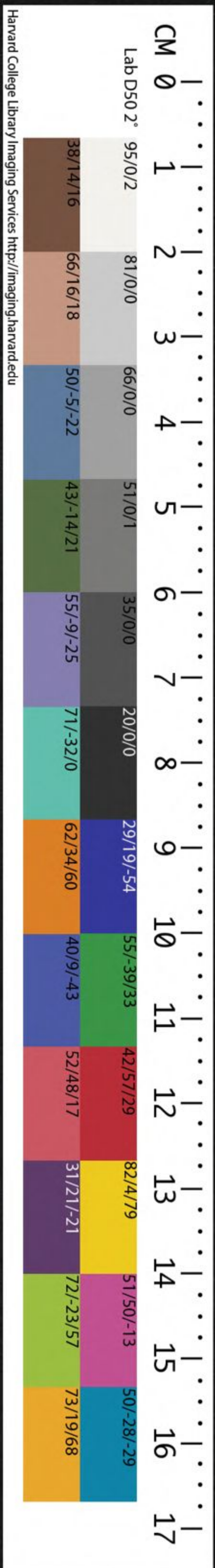


T817/6633(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RINORAKU
JUN 24 1954



孝經大全卷之七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行去聲
下行思

之行
同

此又極言孝之大者而聖人因以立教也

曾子既聞孝道之大與孝治極至之效故

有此問孔子言人與物均得天地之氣以

成形天地之理以成性然物得氣之偏其

質蠢人得氣之全其質靈是以人能全其

性以與天地參而物不能也故天地之性

惟人為貴

象山陸氏曰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為貴

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

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不能

以聖人之言為惟夫陷溺于物欲而不能

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于利欲而良貴由

是以寢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然人之

之性人為貴則所以曉之者至矣

所以貴者以此性而性之德為仁義禮智

皆統於仁仁主于愛愛莫先于愛親故人

之行莫大于孝貴則不容自賤大則不容

自小○董子曰必知自貴於物而後可與

為善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尚書

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周子曰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

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邵子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

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

耳目鼻口者萬人之用也○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生之謂

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伊川程子曰仁主于愛愛莫大于愛親○象山陸氏曰人

生天地間抱五常之性為庶類之最靈者全其靈則適其分誠全其靈則為人子盡

子道爲人臣盡臣道○龜山楊氏曰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嚴尊敬也配配享也周公文王子武王弟各且食采於周相成王制禮作樂孝之大無所不至而莫大于尊敬其父尊敬其父無所不至而莫大于以父配享上天惟天爲大至尊無對而以已之父配之則尊敬

之者至矣仁人孝子愛親之心無窮而禮制有限卽前代有勢位可以自盡者不知制爲此禮求其盡孝之大而得自盡此心能自盡此禮者惟周公其人而已

按周公自文王

在時爲子孝仁異于羣子能傳其父之道曰文王我師也及武王卽位輔翼武王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周公乃設三壇北向立植璧秉珪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且疾以旦代王發之身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今我其卽命于元龜于是乃卜三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入賀曰王其無害乃納冊于金滕匱中王翼日乃瘳後武王崩成王幼公相王踐阼而治

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管叔蔡叔流言避居東都人歌之曰公遜碩膚赤舄几几公遜碩膚德音不瑕成王感風雷之變發金縢之匱乃迎公反國○陶氏潛曰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四海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于神明光被四海○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侍于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虞氏淳熙曰孝經嚴父之議當以錢公輔司馬光呂誥孫近朱熹之議為正而王珪孫抃之誥詞不足據也神宗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誤引孝經嚴父之文惜乎不能將順上意辨正典禮夫泥于父之名者止二

三人而知乾父之吉者君臣一揆可以見人心之靈矣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郊南郊祭天也后稷名棄始封有邰教民

稼穡周始祖也

按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

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馬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水上飛鳥以其翼覆藉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好種樹麻

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于郃號曰后稷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宗謂別立一廟爲百世不祧之宗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其制後爲室前爲堂室幽暗堂顯明享人鬼尚幽故于室祀天神尚明故于堂上帝卽天也郊則尊之而

曰天堂則親之而曰上帝配天謂冬至祀

天子圜丘以始祖后稷配之也邢昺正義曰郊謂圜

丘祭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需鼓

需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配上帝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迎之謂季秋于廟之前堂祀上帝以文王配之

也正義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于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

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五方上帝謂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卽天也一日

五行也○鄭玄曰明堂居國之南南是陽明之地故曰明堂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

于明庭明庭卽明堂也明堂起于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

明堂○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

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
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
方八牖四闔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
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入牖者陰數也取象
入風也三十六戶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
三十一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入牖者即
入節也四闔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
五行按此皆無明文以意釋之耳○橫渠
張子曰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
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
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三爲
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
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
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于
其君并高祖于祫之○又曰據玉藻疑天
子聽朔于明堂諸侯則于太廟就藏朔之
處告祖而行○朱子曰廟制皆在中門外
之左外爲都宮內各台寢廟別有門垣天

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四
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

海之內謂四方諸侯其職謂貢物述職來

祭來助祭也

按周禮太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

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

註云絲帛也男服貢器物註云尊彝之屬

也采服貢服物註云玄纁絺纈也衛服貢

材物註云入材也要服貢貨物註云龜貝

也此是六服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又若

尚書武成篇云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
駿奔走執籩豆亦是助祭之義○魏氏徵
曰周公大孝備物于宗祀聖人設教夫豈
徒哉言周公制禮既郊祀后稷以配天猶必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爲百世不

遷之宗此禮一定文王世世得以配天此

周公所以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

草廬吳氏曰宗

者文王之廟天子七廟祖廟一昭廟三穆廟三祖廟百世不毀昭穆六世後親盡則祧其有功德當不祧者謂之宗武王成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三廟康王昭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二廟穆王共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一廟懿王時文王親盡在三穆之外以其不當祧也故于穆廟北別立一廟以祀文王是名爲宗不在六廟之數穆王以前文王雖未別立廟遷居三穆廟中然即其所居之廟亦名爲宗蓋初祧廟時已定爲百世不祧之宗故也明堂者廟之前堂凡廟之制後爲室室則幽暗前爲堂堂則顯明故曰明堂享人鬼尚幽暗則于室祀天神尚顯明故于堂上帝即天也祀之于郊

則尊之而曰天祀之于堂則親之而曰帝冬至于國門外之南郊築壇爲圜丘祀天而以始祖后稷配季秋于文王廟之前堂祀帝而以文王配后稷封于郃周家有國之始故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家有天下之始故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也此禮一定而周公之父世世得配天帝此周公所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按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于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以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也○朱子曰以始祖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祀于明堂○馮夢龍曰上帝即天也五帝五行也萬物

資始于天然天實無為效其能者五行也
周之王業始于稷而成于文王故以稷配
天以文王配五帝若謂明堂祀上帝則與
祀郊何別○或曰天以形體言曰天尊之
也上帝以主宰言曰帝至此而孝親之心
親之也其實一而已

始無遺憾然亦因其功德禮所宜然非私

意也

按詩周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
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

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蓋周人尊后
稷以配天故郊祀而頌之也○又按詩周
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又
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
既右享之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蓋周人宗祀文王之詩也○合觀思
文我將二詩則知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
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尊

尊而親親周道備矣非至孝何以能此○
孔氏穎達曰詩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
頌所配之人曰維天其右之曰伊嘏文王
既右享之曰貽我來牟可謂通神明矣

此孝之極大而無以復加者蓋極言孝之

大至于如此非謂人人皆必如此而後為

孝也

玉山汪氏嘗疑嚴父配天之文非孔
子語○陽冰李氏曰此言周公制禮

之事爾猶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也周公制禮成王行之自周公
言則嚴父成王則嚴祖也○司馬溫公曰
周公制禮文王適其父故曰嚴父非謂凡
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孝子之心誰不
欲尊其父禮不敢踰也祖已曰祀無豐于
昵孔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漢以高祖配
天光武配明堂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然

不敢推以配天近世明堂皆以父配此乃
誤識孝經之意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
也○按唐垂拱元年孔玄義引孝經之文
奏三祖同配沈伯儀曰孝經云嚴父莫大
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
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配之故孝
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
開元十一年始罷三祖同配之禮如伯儀
議○漢孝經直解云這配天一節只說君
王行的孝道不說那常人若常人僭想時
顛倒陷入○朱子曰此因論周公之事而
大不孝了

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

也按朱子謂傳釋孝德之本但嚴父配天
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
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况孝之
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

也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
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于大不孝矣作
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此而不知
其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
文害意焉可也○祺按此極論孝道之大
至于配天即中庸孔子稱舜大孝武達孝
極論之至于為天子宗廟饗子孫保追王
上祀等事非謂人人皆可今將之心也
蓋此章與中庸論舜大孝文王
無憂武王周公達孝例同看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養去聲

故承上言聖人之德無加于孝而教可知
矣此三節言因人愛敬之心而教之下三
節言恐人失愛敬之心而必教之也親猶

愛也與上文孝字相應下文因親之親即因此也膝下孩幼之時嚴敬也與上文嚴

父之嚴相應下文因嚴之嚴即因此也言

親愛之心生于孩幼從此以奉養父母年

漸稍長日加尊嚴于一日按內則子生三月妻以子見于

父父執子之右手孩而名之按說文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為之各故

知膝下謂孩幼之時也孩幼之時已有親愛父母之心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

尊嚴能致敬于父母○春秋傳石碻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禮記內則子能飲

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

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

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又曲禮云幼子常視無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之

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咎詔之則掩口勉齋黃氏曰敬

而對此人之本性良知良能也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

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強為也○象山陸

氏曰孩提知愛其親及長知敬其兄先王之時庠序之教亦申斯義以致其知使不

失其本心而已堯舜之道不過如此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何至遼視古俗自絕于聖

賢○陳氏獻章曰予幼時讀孟子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

子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竊疑孟子之言抑揚太過愛親人

子之至情也不待教而能不因物而遷人

之異于聖人也豈相懸絕若是也此弱冠求友于四方多當世之士擇其賢者能者而師之其不可者而改諸內外輕重之闢槩以孟子之論其役志于功名其徇情于妻子其思慕其親而不至以皓首而媿垂髫者希矣然後信孟子之知道不苟于言也○王氏時槐曰夫人性本善日用之間種種呈露見父則孝心自生見長則弟心自生此在衆人皆然蓋天降之衷非由強作可見此心之良與堯舜無異也且此心豈是因入講說被人逼迫而後生哉此心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與生俱生萬古如一日者也○朱鴻曰人稟天地之性性具愛敬之良夫膝下之時正孩提之童也便知親愛父母是愛之萌芽也嚴畏父母是敬之萌芽也○或曰人子幼時知愛父母良知之愛也漸長漸畏日嚴一日有不自覺良知之敬也○王氏守仁見禪僧坐關喝

之驚起問其家對曰有封在曰起念否曰不能不起守仁卽指愛親本性論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治去聲

聖人之教因其嚴敬之心以教之敬因其

親愛之心以教之愛故所云聖人之教不

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何以若是蓋以因

其本然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非有加也

董鼎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聖人復恐其狎恩恃愛而易失于不敬于是因嚴

教敬使愛而不至于褻又因親教愛使敬而不致于疎此聖人所以有功于人心天理而扶植彝倫于不墜也○或曰聖人恐其後來狎恩恃愛而失于不敬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使愛不至于褻敬不致于疎此其教所以不待整肅而成其政不待嚴厲而治者由所因者本也夫曰因則非強世曰本則非外鑠聖人何嘗不順羣情而勉強矯○鄭氏曰出以就傳趨而過拂于其間

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

也正義曰出以就傳者按禮記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于外學書計鄭云外傳教學之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傳居宿于外就師而學也按十年出就外傳指命士已上今此引之則尊卑皆然也趨而過庭者言父之與子于禮不得常同居處也

又曰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者按內則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歛席與篋懸衾篋枕歛篋而禡之禡韜也是父母未寢故衾被則懸枕則置篋中○夫愛以敬生敬先于愛無所待教而此言教敬愛者樂記曰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殺也不教敬則不嚴不和親則忘愛所以先敬而後愛也○或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朱子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按張橫渠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子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魯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為人子為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此又承上而切言之父子之道其親也天

性然也

李彪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蓋明一體同氣可共而不可離○宣帝地

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天性也自今子首匿父母皆勿坐○正義曰父子相親本于天性言慈孝生于自然○或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程子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

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于母而資始于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于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盡于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盡于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且其日嚴有君臣之義焉正義曰父為子綱既親且嚴故人子之身氣始于父形成於母其體本自連續從此一氣而世世接續其為至親之續孰大于此易曰家人有嚴君

焉父母之謂也既為至親又為嚴君而臨乎我上其為極尊而分義之隆厚孰重于

此此愛敬之心所以不能自巳也正義曰說文續

連也言子繼于父母相連不絕也易稱生生之謂易言後生次于前也此則傳續之

義也○邵子曰生而成而成而生易之道也○吳氏曰人子之身氣始于父形成于母

其體連續是為至親無有大于此者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既為我之親又為

我之君而臨乎上其分隆厚是為至尊無有重于此者○虞氏淳熙曰父子相生這

箇天性生生不已父母接續祖宗我接續着父母我的子孫又接續着我不可

的接續所以謂之天性這箇君臣之義森森難犯看他足嚴君已足厚了又看他足

上帝更厚了一層必厚到加不得處所以謂之君臣之義○朱子曰君臣之義之下常有脫簡不能知其為何字也按父母生之四語緊接父子之道四語朱子以為有脫簡何也只為古文去兩也字便不成語起人多少疑處看今文何等明順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

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

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

貴也

德主愛禮主敬愛敬之心厚於一本故必

愛敬其親而後推以愛敬他人則于德禮

不悖而謂之順若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

敬他人雖亦似德似禮然其於德禮也悖

矣悖則謂之逆按張子西銘違曰悖德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

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董鼎曰由愛敬其親而推以愛敬他人則

為順不愛敬他人則為逆則法也在居也教

民者將以順示則而先自則于逆民又何

所則乎夫順則為善而吉逆則為不居于

善而皆居于凶德所以雖得志為人上君

子弗貴也虞氏淳熙曰續莫大焉誰比得這天性若不愛其親反愛他人

愛雖是德也只叫做悖德厚莫重焉誰比得這大義若不敬其親反敬他人敬雖是禮也只叫做悖禮該順的道理反把來逆做誰去法則他不惟無以成教就是他的德看來是善已不在善內矣凡道理順則吉逆則凶○上言聖人此

言君子互文也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

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去道

聲樂音維

道言也蓋謂君子所貴者推愛敬其親之

心以一歸之于順故其發于言措于行修

于德義推于作事容止進退之間無非愛

敬無非德禮以此臨御其民庶幾其順而

可則矣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為容以

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

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矩故

可觀進則動也退則靜也按易乾文言曰

進退無常非離羣也又艮卦象曰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

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

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行

字忒他

是以其民皆嚴而畏之親而愛之則其所

為順者而做象之故德教成而政令行何

待嚴肅哉然則聖人之德無加于孝較著

矣按左傳北宮文子對衛侯曰君有君之

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

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

其德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

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

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

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詩曹風鳴鳩虞氏淳

之篇淑善也儀儀刑也忒僭差也熙曰孔

子引曹風鳴鳩之詩謂善人君子只是收

歛威儀主一無適與渾然至一之天心無

少差忒便可作四方之範享萬年之壽鳴
鳩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往往來來合
而爲一無休歇之時然後鳥雛纔有生意
這點天心資始萬物保合太和一陰一陽
一升一降如環如結往往來來合而爲一
亦無休歇所以萬事萬化萬年之曆俱從
此生○按此章義理廣大語意精深脉絡
貫通原無可疑而疑者紛紛謂首三節與
故親生之以下字義似不聯屬維祺謂聖
人之言固未可輕議也因前章極論孝道
之大而曾子猶問有加于孝者孔子答以
雖周公盡愛敬之道至于如此亦非有加
下因極言聖人以孝立教以明無加于孝
之意上言莫大于孝下親生之親因親教
愛之愛與上孝字相應上言莫大于嚴父
下日嚴之嚴因嚴教敬之敬與上嚴字相
應父子之道天性七句又與上親生日嚴
相應而因承上以起下也故不愛其親以

下又反言以見愛敬之可以立教而遂以
君子之教極言之也上言聖人有此愛敬
之心而能自盡下言聖人因人皆有此愛
敬之心而教之使各隨分自盡所謂聖人
之德無以加
于孝者以此

右第九章按此章首三節言聖人之德

後六節言聖人之教本于德德生教

教本德上下語似不屬意實相承

古文皆有古文無以加于孝多其字
來祭多助字父子之道二句有子曰
無二也字故不愛其親句有子曰無
故字君子不貴也爲君子所不貴言
思行思之思古文爲斯餘同今文爲
聖治章○朱子曰悖禮以上皆格言

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維祺按孔子述而不作觀此文與左傳語皆極精則或古有是言而孔子述之耶或孔子言之左氏述以用之于傳借古人名字發自已議論所謂左氏之言夸也又按孔子文言元者善之長也等語皆極精而左氏則取為穆姜之言可以穆姜之言遂疑文言謂雜取左傳耶

孝經大全卷之八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養去聲下同樂音維喪平聲

此下二章承上文順逆之意而申言之言

如此則順而能事親如彼則逆而為不孝為罪為大亂此君子所以必教以順也居謂平居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也敬者不敢

慢也

那昂正義曰平居在家則須恭敬禮記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

于父母之所敬進甘脆而後退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為難○西山真氏曰所謂居則

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須當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為人而不敬天

地必有雷霆之誅為子而慢父母必有幽明之譴○禮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朝

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

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養謂奉養樂者

悅親之志也

正義曰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

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

懽心○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純

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

人之道也○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

食忠養之○西山真氏曰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人子養親當順適其志使之喜樂

也大凡高年之人心歡樂則疾病必少若中懷憂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

高已七十常着綵衣為兒童戲於親側欲親之喜正以此也○朱子曰楊雄有云事

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呂氏坤曰侍父

母之側無戚容無怨容無惰容無莊容無思容無昏忽之容無不足之容無高聲無

叱咤之聲無直言無費解說之言無犯諱之言怡怡溫溫與與恂恂載笑載言承在

意先無憂憂慮不遑寧處也

正義曰禮記王季有不安

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醫疾止復故○又曰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西山真氏曰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王祥有母病三年衣不解帶親年既高不能無病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親嘗若有各醫不恤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剔肝割股然後為孝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伊川程子曰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不可不知醫○或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

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可不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何如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已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呂氏坤曰在病室人如竊出如竊立如寐坐如尸無嚏噴無咳咯無屢聲無衣聲無安置器物之聲無喘息之聲○又曰門之闔闢有聲者漬其樞戶之見風自掩者棧其扉定以生陰靜以熄火此養病第一要訣也按樞濡使濕則無聲棧樞也所以止門

哀哀戚追念痛切

也 西山真氏曰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為切

要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為至如佛家道
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
則已自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
人苟明此理則供佛飯僧廣修齋事其為
無益灼然可知嚴謂竭誠齋戒精潔嚴肅也
祭義曰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
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
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又曰孝子
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訕其進之也
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
命已徹而退敬齋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
祭也立而不訕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
不歡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敷也已徹
而退無敬齋之色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
矣○又曰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謂思
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
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又曰

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出戶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僂然
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又曰孝子將祭
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言將祭
必先齋戒沐浴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
如事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
詩也鄭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二
人謂父母也言文王之嚴敬祭祀如此也
○又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
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地
春禴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
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
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
以送往○黃廣禮樂合編引禮云禮有五
經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
中出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
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又曰君子非有大
事則不齋非有恭敬則不齋及其將齋也

防其邪物訖其嗜欲專致其精明之德也
 ○沈氏鯉曰灌獻自兩事今人混而為一
 蓋灌者方祭之時灌地降神求神于陰如
 燔骨蕭達臭墻屋求神于陽也逮三獻則
 神已來格矣而亦以灌地不野於禮乎○
 存古篇曰今世祭禮久廢無論水木本源
 之思弗忍恣然藉令人子甘肥願養而其
 先人不獲沾一日之菽水若敖氏之鬼不
 其餒耶或曰吾貧不能備物也吾不能為
 席以延贊禮者也噫祭固所自盡也大之
 牲醴珍錯小之採山釣水無不可以明孝
 也○又曰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不可輒自
 口備此五者生事喪祭無一不盡其愛敬

然後為能事其父母若有不備不可謂能
 也朱子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
 道如何為奉養之宜如何為溫清之節

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
 而可得也○又曰如事親當孝非是定守
 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為孝之理當如
 何凡古人事親條目皆無一不講然後可
 以實能盡孝○又曰如割股廬墓一是不
 忍其親之病一是不忍其親之死不是因
 要人知了去恁地做○或問割股事如何
 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之不求人知
 亦庶幾焉今有以此要譽者○橫渠張子
 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
 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無甚害理必姑
 順之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
 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
 之有無然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
 見其苦難則亦不安矣○呂氏坤曰百年
 有限之親一去不回之日觀此二語良心
 有不悚動非人子也○朱鴻曰父母平居
 之時人子當致其恭敬如昏定晨省出告

反面夔夔齋慄之類供養之時當盡其儀
樂承顏順志聚百順以娛其心如斑衣戲
彩而無所拂之類父母有疾當盡其憂豈
惟醫藥畢備如行不翔言不惰色容不感
冠帶不服之類父母死喪當致其哀如擗
踊哭泣呼號顙天無已之類歲時祭祀當
盡其嚴如齋戒竭誠思其笑語居處之類
○董鼎曰人有一身心爲之主士有百行
孝爲之大爲人子者誠以愛親爲心而不
忘事親之孝平居無事常有以致其敬則
敬存而心存一敬既立遇養則樂遇病則
憂遇喪則哀遇祭則嚴五者有一不備不
可謂能然皆以敬爲本○存古篇曰子事
父母務聚順常使父母悅有不悅弗敢
安隨力所至以奉養之不敢有
所諉其致養也必敬色必和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

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其三

者不除雖日用氣血之養猶爲不孝也醜齒九反

醜類也三牲牛羊豕也正義曰三牲牛羊豕

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云用太牢也言事親者既

有五要猶有三戒如居上當莊敬以臨下

不可驕矜爲下當恭謹以事上不可悖亂

在醜類當和順以處衆不可爭競曲禮曰

之禮在醜夷不爭○和靖尹氏曰莫大之

禍起於須臾之不恐不可不謹○來氏知
德曰凡人一子多不孝富貴之子多傲雖
不盡然十有三四所以然者姑息之久故

也故易戒婦子嘻嘻何也驕則亡亂則刑

聖賢言語句句實歷爭則兵危亡之禍憂將及親此三者不除

雖日具三牲之奉親得安坐而食乎故曰

猶為不孝人子所當深戒也李氏夢陽曰葉子有言誠

非由於中雖日用三牲非孝也斯善識真

者也○范氏曄曰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

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

右第十章今文古文俱有古文孝子之事親下無也字三者不除上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

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

之道也要平聲

又承上為下而亂則刑及猶為不孝以足

其意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墨之屬千劓

之屬千剕之屬五百宮之屬三百大辟之

屬二百其條三千刑昷正義曰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五刑之

名皆尚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割其額而涅之曰墨刑額額也謂刻額為瘡以墨塞瘡

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黥又云截鼻曰劓剕足曰剕釋言云剕剕也李巡曰斷足曰剕

是也又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

與杯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云大辟死刑也按此五刑之名見于經傳唐虞以來皆有之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割爾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于宮此五刑之名義鄭註周禮司刑引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說文云贖膝骨也則贖謂斷其膝骨此註不言贖而云刑者據呂刑之文也○又按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厲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為司寇令其訓暢夏禹贖刑增輕劑重依夏之法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

首自穆王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橫渠張子曰肉刑猶可用於死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主者死軍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刑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死而最大者使之刑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而最大者莫過不孝風俗通曰舜命皋陶有五刑及經六篇而以盜賊為首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凡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丘氏濬曰刑以糾不孝之人則民皆上德而無不孝之子是教典資於要脅也非詆毀也君者臣下所稟命刑也而敢要脅之是無其上也聖人制作禮法

而敢非之是無法度也子當行孝道而敢

非之是無其父母也

按草廬吳氏及諸家解非字與前章非先

王法服之非同謂人之所行非聖人之道

子之所行非孝道○維祺按非聖非孝此

解似未盡非字之義此非字還宜重看方

與大亂之道句合且要君之罪最重非止

不能事君而已安得以不能學聖不能盡

孝遂謂罪同要君為大亂之道此非字當

作非毀此豈非大亂之道而聖人所必刑

為是乎夏氏僎曰刑雖主於刑人然刑姦宄所

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為祥也故

刑曰祥刑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

能以不祥為祥知用刑之道矣○丘氏濬

曰聖人之心不偏不倚非獨禮樂德政為

然而施於刑者亦然蓋民不幸犯于有司

所以罪之者皆彼所自取也吾固無容心

於其間不偏於此亦不倚於彼一惟其情

實焉夫是之謂祥刑○按君治之師教之

父母生之所謂民生于三也正義曰不忠

于君不法于聖不愛于親此皆為不孝立

教以順逆而刑之無非教也

曾子曰衆之

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

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

此生刑自反此作○宋新昌令應氏曰五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然世固有

不孝之人而未嘗受不孝之刑者何也淪

川歐陽氏嘗論之曰父母之心本于慈愛

斃于雷或死于疫後嗣衰微此皆受天刑也鳴呼王法可幸免天誅不可逃也○劉元城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日不亦太蚤乎元城正色曰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君父一也今朝謁必雞鳴而起刑驅其後也若人子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

右第十一章

今文古文俱同今文為五刑章○朱子曰因上文不

孝之云而繫于此亦格言也

孝經大全卷之八終

孝經大全卷之九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弟去聲後同易去聲樂如字治平聲

此下三章意義相承皆申明君子以順立教之本以廣前章至德要道揚名之意教民之道孝弟禮樂皆其具也然弟者孝中一事禮節此者也樂和此者也言教民相

親相愛無有善於孝者以孝為親愛之本也至教民有禮而順莫有善於弟者教民以移其風化易其習俗莫善於樂樂有鼓舞感動之意故于風俗為切子夏詩序云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韋昭曰人之性繫於大人大人風聲故謂之風隨其趨舍之情欲故謂之俗○詩序又曰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又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尚書益稷篇舜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孔安國云在察天下理治及忽怠者皆是音樂而彰也○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則自生人以來皆有

樂性也世本曰伏羲造琴瑟則其樂器漸於伏羲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六英帝嚳曰五莖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周子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又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若夫安上之等威名分以治下之民莫善於禮蓋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別尊卑分

貴賤也禮云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非禮無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親○鄭氏曰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然四者各舉其要言之實一本也

邢昺正義曰樂

記云禮殊事而合敬樂異人而同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敬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復心程氏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吉禮十有二一禋祀二實柴三燔燎四血祭五狸沈六醢辜七肆獻八饋食九同十禴十一嘗十二烝凶禮五一喪二荒三弔四禴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遇五會六同七問八視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四役五封嘉禮六一飲食二婚冠三賓射四饗燕五賑膳六慶賀○六樂一雲門黃帝樂一云堯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二咸池黃帝樂亦云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示三大磬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

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四大夏禹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護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六大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陣歸以大簇無射○疏鈔云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爲之易周禮備于魯而君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又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西山真氏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

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
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俎豆
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
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
方成禮樂○又曰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
敬底意樂只是箇和樂底意本是裡面有
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于玉
帛籩豆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
副○按春秋繁露董子曰天生之以孝弟
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
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廬陵歐陽氏
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
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文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
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

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已音

承上文禮字而言禮毋不敬敬者禮之本

也

按正義曲禮曰毋不敬又引尚書五子
之歌云為人上者柰何不敬○丹書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程子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

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又曰毋
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又曰只是敬則無間

斷○伊川程子曰嚴威儼恪非持敬之道
然敬須自此入又曰忘敬而後毋不敬又

曰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
久也○董鼎曰上文兼言孝悌禮樂四者

至此又獨歸重於禮至於言禮則又以敬
為主蓋父母於子一體而分愛易能而敬

難盡故經雖以愛敬兼言而此獨言敬而
以為重者蓋其所以有秩序而和者未有不

本於敬而能之也故又極言敬之功用謂推廣敬之功用如此

上之人特自敬其父兄與君耳而下之人

皆悅以事其父悅以事其兄悅以事其君

是敬止一人而悅乃千萬人敬寡悅衆所

操者約而天下之道已盡該括故曰此之

謂要道按邢昺朱申周翰董鼎皆謂敬其父兄君為敬人之父兄與君非也

觀其字之意乃自己之父兄與君且與下文敬一人敬者寡相應若曰敬人之父兄

與君則敬千萬人矣矣得謂之所敬者寡安得謂之要道熟體味之自見○草廬吳

氏曰居上者自敬其父兄君則下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者敬之各皆懽悅以事

其父兄君○維祺按蓋敬父敬兄敬君之草廬看其字有分曉

道原人心之同然所以上好下甚舉一而

萬畢者其本一也方氏學漸曰天下國家其本於身乎身其本於

親乎事親孝則九族睦則四海準故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達之天下各親其親

各長其長而天下自平近而遠約而博是先王之要道也

右第十二章今文古文皆有古文要道下無也字今文為廣要道

章○按董鼎因朱子刊誤以此章為釋要道引朱子曰但經所謂要道當

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維祺按此章廣要道非釋要道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弟去聲

言君子教民以孝豈必家諭戶曉日日相見而面命之固有本之者耳何者君子躬行孝道而教天下以孝豈能遍天下之為人父而敬之哉然上行下效自然感化而一各敬其父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至於教以弟教以臣亦莫不然一順立

而天下大順何待家至日見然後為教也

邢昺正義曰此夫子廣至德之義言君子教人行孝事其親者非家家悉至而日日見之但教之以孝則天下之為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教之以悌則天下之為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教之以臣則天下之為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又曰按祭義祀明堂所以教臣祭帝稱臣亦以身率下也○草廬吳氏曰上之人躬行孝悌臣以教則天下之人無不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上之人自敬其父兄君者乃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為人兄為人君者也○維禎按教以孝非教彼以孝也蓋教之以吾之孝所謂以身先之也此論為切且與非家至而日見之也相合而下文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方有着落弟臣二段做此○

周子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

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

矣橫渠張子曰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按張橫渠在

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為勸

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常患文

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蔡氏沈曰孝弟

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於家

達於國終而措之天下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

民如此其大者乎

愷可游反悌大計反

詩大雅洞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引詩以

明順民之大如此而復咏嘆之曰非至德

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雖明王不作孝

治無聞而至德大順之象恍然如見矣

正義

曰愷樂悌易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為天下蒼生之父母引詩大意如此蒼生尚書

謂天下黔首蒼蒼然衆多之貌也○曾子曰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

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

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而不能使其臣者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

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右第十三章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父者兄者君者之下無三也字

今文為廣至德章○董鼎述朱子刑誤謂傳釋至德又引朱子曰然所論至德語意亦踈如上章之失云祺按朱子謂所論至德語意亦踈蓋此章舊文為廣至德非釋之也故但可言廣不可言釋則謂之傳非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

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

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長上聲弟治行並去聲

君子立教以孝者也以孝作忠忠者孝之

推也

曾子曰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按左傳季文子使太史克

對莒僕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

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陳

氏彛曰孝不盡則忠不純○薛氏瑄曰狄梁公光復唐祚事載簡冊昭若日星識者

謂自望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朱鴻曰古謂求忠臣必于孝子之

門人臣有一毫之不忠非孝也世云忠孝不能兩全此語時位之不可全非道理之

不可全也故曰事親孝則必弟以弟作順孝則忠可移於君

順者弟之推也

伊川程子曰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

遇合朋友聚會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蚤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

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
游戲以至歸背鶴髮相與周旋多至七八
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
有涯哉○南軒張氏曰人莫不有父母足
弟也愛敬之心豈獨無之古之人自冬溫
夏清昏定晨省以為孝自徐行後長者以
為弟行著習察存養擴克以至於盡性至
命其端初不遠貴乎勿舍而已○鄒氏元
標曰吾儒之學別無奇特惟親其親以及
人之親長其長以及人之長而已孟氏云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天下平
至難事而不外親親長長非孟氏眼高千
古安能道此○馮氏從吾曰今吾輩在此
講格物就是格物即如孝弟二字與師友
講明即是知至由是誠其孝弟之意正其
孝弟之心修其孝弟之身齊其家使一家
之人皆孝弟治其國使一國之人皆孝弟
平其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孝弟故曰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離却眼前另
尋一物是物與吾身為兩而道可須臾離
矣○存古篇曰兄弟相友毋以小忿小利
傷同氣之愛又曰家庭骨肉以和為本和
致祥乖致異
毋聽婦人言
孝則家事必理居家孝弟而
家事理即可移于官而官事治治官者理

家之推也
易之家人曰父子兄弟
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
天下定矣○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
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
○左氏曰晉趙孟言范宣子之家事理其
祝史無愧辭楚子曰宜其光輔五君也
誠如是也孝弟居家之德行成于內達于
外按程子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
外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少不

盡分處○薛氏瑄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知惟孝友于兄弟為為政不惟光顯一時而名必立于後世所

謂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信矣子路問於孔子曰有

人于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以養其親而名不稱孝者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

辭不順與色不悅與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故入而行

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為而無孝之名也○邢昺正義曰移孝以事於君移弟

以事於長移理以施於官三德不失則其令名自傳於後世○曹氏于汴曰忠君孝

親辟如饑食渴飲寒裘暑葛隨時行之而已飲食不求人知○謹按舜在側微又處

忠孝求人知惑也

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夔夔齋慄盡事

親之道是以帝堯聞之四岳舉之天下君

之萬世師之行成名立莫大於此故大德

必得其名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

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德可謂大矣

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

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

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猶難矣○謹按孔子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豈教

人以好名蓋以名者實之賓也名不稱於後世必其實之未至也是以君子篤孝弟

宜家之行于內惟恐其實之不至而孜孜
勉焉也○古人為忠臣孝子友兄弟刑寡
妻只為自慊其本性而止豈為求名
凡有意求名者亦必其實之未至也

右第十四章

今文古文皆同古文此章在明王事父章下而此章

下有子曰閨門之內二字四字今文為廣揚名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已乎嚴父嚴兄

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按閨門

章漢劉向較定今古文無隋劉炫古

文有或以為無此不得為全經或以

為後儒偽作而草廬吳氏曰今詳此

章不惟不類聖言亦不類漢儒語宋

氏濂謂其所異惟閨門一章諸儒于

經文大指未見發揮而斷斷紛紜抑

末矣今姑闕疑以俟君子

草廬吳氏曰閨門章

今文無古文在傳十章之後十一章

之前朱子曰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嚴

父孝也嚴兄弟也臣妾官也邢氏正

義說已見前今詳此章不惟不類聖

言亦不類漢儒語是後儒偽作明甚

而朱子不致疑者蓋因溫公信之而

未暇深考耳况十一章之首作傳者

承十章之末而發問若有此章則文

義間隔特據正義之說黜之○按玉

海會要曰唐開元七年三月一日勅

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旨趣頗多躋駁令諸儒質定六日詔曰孝經德教所先頃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文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四月七日左庶子劉子玄上孝經議曰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云即康成而魏晉無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宋梁已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請不藏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傳於時魏齊立於學官著在律令然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古文孔傳曠代亡逸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孝逸得一本送王邵以示劉炫炫率意刊改因著孝經稽疑一篇邵以為經文盡在正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愚

謂行孔廢鄭於義為安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今孝經是漢河間獻王所得顏芝本劉向定為十八章其注相承云鄭玄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往賢共疑焉唯荀昶范曄以為鄭注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序云以鄭為主是以此注為優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安國作傳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妄作此傳假稱孔氏又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正說又分庶人章故自天子已下別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非但經文不真亦傳習淺偽議者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註理實未可請鄭孔俱行五月五日詔鄭仍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頗加獎飾○今按劉子

玄議行孔廢鄭司馬貞議鄭孔並行而玄宗詔鄭仍舊行孔注亦存繼絕之典又按于玄尊古文孝經者其議亦云劉炫率意刊改則古文孝經多出于劉炫之手而貞議鄭孔並行亦非專主今文也閨門章今文原無而後乃云司馬貞為國諱削閨門章夫貞固未嘗削之也且玄宗亦詔孔鄭並存豈玄宗不自諱而貞反諱之乎是未嘗深考當時之實而妄議之也程子曰讀書者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孝經大全卷之九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夫音扶令去聲與平聲

此又因曾子之問以明孝之大也命教也

曾子初承孔子告以孝道次嘆孝之大次

問無加於孝而孔子皆詳告之所謂慈愛

恭敬安親揚名統包前章而言禮事親有

隱無犯曾子平日以從命為孝故發此問而孔子重言是何言與以深警其非也那

正義曰檀弓云事親有隱無犯論語云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故曾子有可問之端○虞氏淳熙曰昔日曾子耘瓜傷了些藤曾哲把大杖責之仆地夫子因此不容曾子相見想曾哲是狂的人多有過失曾子雖順着他心裏終是不安故有此問○維祺按慈愛如不敢毀傷不敢惡於人母取其愛因親教愛養則致樂教民親愛之類恭敬如不敢慢於人不危不濫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侮鰥寡不敢失臣妾因嚴教敬居則致敬及禮者敬而已之類安親如保社稷守宗廟守祭祀養父母生則親安祭則鬼享及不近驕爭兵刑之類揚名如揚名後世配帝來祭及名立于

後世之類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諸

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

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

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爭與諍同

去聲下倣此離去聲

昔古之天子必置諫爭之臣以救其過故

有爭臣七人雖至無道亦必救正不致失

其天下孔叢子曰夫為人臣見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君

疾臣之弼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
惑之大者也○班氏固曰天子有爭臣七
人及下五人三人云者夫陽變於七以三
成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是此經之旨
無不符二氣叶五行所以靈也○唐永徽
初召趙弘智為陳王師講孝經于百福殿
高宗頗耽耽墳典方欲以德教加於百姓刑
於四海乃令陳孝經大要以補不逮對曰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願
以此獻帝悅賜絹疋名馬故永徽之治庶
幾貞

觀 其實諫不厭多先王立誹謗之木設

敢諫之鼓廣集忠益惟恐人之不爭豈僅

拘七人之數哉姑約略言之耳皇侃云夫

之時當周亂衰之代無此諫爭之臣故言

昔者不言先王而言天子者諸稱先王皆

指聖德之主此言無道所以不稱先王○

左傳稱周主申父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

箴王闕師曠說匡諫之事史為書瞽為詩

士誦箴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官師相規工

執藝事以諫此則凡在人臣皆合諫也夫

子言天子有天下之廣七人則足以見諫

爭功之大故舉少以言之○朱子曰內自

臣工外及畔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

者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擇近臣

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

識敢言之士十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

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

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將有粲然

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

為科品以次施行○五峰胡氏曰事物之

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

高難就畢易舟之行也亦然沂流難順流

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聽正道難從

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
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
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英明之
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
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
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
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
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
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
忠言嘉謀日聞于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
燭無遠不通所爲必成所舉必當者諫爭
之効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爲
自全之謀正論遠謀鮮有入告於是設員
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
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于
先王之盛時也○西山真氏曰忠良之士
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爾能密有所助則

亦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
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
或有關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覩朝政之得
宜不知諫者之何言况大臣論事以諍官
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
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耳若以諫官小臣
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
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
剛直之臣有激許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
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
愈大矣○又曰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
之諫倘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
不欲盡言以諫我善責君而未嘗以
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羣下
有言爲救已之過而不以爲形已之短以
爲愛已而不以爲輕已以爲助已而不以
爲異已然後可諸侯次於天子國小於天
稱宰相之度

下其事稍簡故五人而可大夫有家者又
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而可要之謂諸
臣中有七人五人三人能直言敢諫者非

謂置諫臣止此數也正義曰左傳自上以
下降殺以兩禮也謂

天子尊故七人諸侯卑於天子降兩故有
五人大夫卑於諸侯降兩故有三人論語

云信而後諫左傳云伏死而爭此蓋謂極
諫為諍也若隨無道人各有心鬼神乏主

季良猶在楚不敢伐是有爭臣不亡其國
之證○或謂天子七人者按文王世子記

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
公不必備惟其人又尚書大傳曰古者天

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
弼諸侯五者孔傳指天子所命之孤及三

卿與士大夫王肅指三卿內史外史以克
五人之數大夫三者孔傳指家相室老側

室以克三人之數王肅無側室而謂邑宰
斯並以意解說恐非經意○董鼎曰天子

有天下四海之大萬幾之繁善則億兆蒙
其福不善則宗社受其禍故必有諫爭之

臣以救其過古者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
鼓大開言路廣集忠益諍臣豈止七人孔

子姑約而言之耳若次于天子為諸侯又
次于諸侯為大夫國小於天下其事必簡

故五人而可家小於國其事又簡故三人
而可其實諫不厭多非必以數拘也○曹

氏端曰南容謹言只是不輕言取禍若以
直言極諫面折廷爭為不謹言豈聖門忠

孝之士雖無臣苟有忠告善道之爭友自
教

不失令名父苟有苦口幾諫之爭子必不

孝經大全

陷不義夫君臣朋友父子皆受爭之益如

此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

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

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

陋哉○曹氏端曰君有爭臣君之福也父

有爭子父之福也兄有爭弟兄之福也士

有爭友士之福也成湯知乎此從諫弗拂

唐太宗知乎此納諫如流子路知乎此聞

過則喜此所以皆成聖○司馬氏曰士無

賢之德而名流萬古也

臣故以友爭易曰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又

之言其臭如蘭又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

不賣又曰定其交而後求○表記曰君子

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

人甘以壞○宋王回告友曰父子兄弟之

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

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

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

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

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呂氏枏

曰交友當取其直責善當與其語又曰諸

友責備外有益友兄弟責備內有益親如

此何患不長進○又曰為學隆師取友變

化氣質為本渭南有薛敬之從周先生遊

常鷄鳴而起候門開酒掃設坐及至則跪

以請教後歲貢過陝州聞陳秀才雲達忠

信狷介凡事皆持敬遂拜訪其家問曰何

以得此陳曰我常事父母有忿聲一日讀

子夏色難章自悟即改其行薛嘆曰此吾

良友也遂定交而去○孟氏化鯉曰凡接

朋輩須察能切磋相成否仍蹈舊習否此

最要緊不可忽○士大戒曰毋與匪人交

匪人非止一端交之則無益而有損易曰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學者所當深戒也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

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
得為孝乎焉於
虔反

故承上言父子天性何忍陷於不義至情

不能自已故起敬起孝積誠感動見志不

從又敬不違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必使

從而後已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
聽則號泣而隨之夫諫不聽而

遂絕之則傷恩矣號泣隨之將以感其心
仁之至也○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

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
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

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曾子曰從而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

非孝也故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

易之蠱曰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

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

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之蠱承

以德也○伊川程子曰幹母之蠱不可貞
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始得於義不
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文定胡氏曰
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
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
多乎道○呂氏坤曰親有錯履無遽言無
盡言無當人而言乘時乘機設言以悟之
○曹氏端曰孝子保親全家之道當以盡
諫為心也且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者其

孝大於養極甘脆者矣和色柔聲諫父母於善者其孝大於拜醫求藥者矣書稱虞舜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又人格姦良以此也然此不惟孝子當行而實慈父慈母之所當察焉故總結之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臣不可不爭于君先父子而

後君臣其旨深矣

微子曰父子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

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晁氏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孟子猥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王安石作孝經解謂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噫不為不義即善矣阿其所好以巧傷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按安石黜孝經近儒以為其罪浮於李斯晁氏意或云然非獨駁其

非責善之說耳○馮夢龍曰爭者爭也如爭者之必求其勝非但以一言塞責而已君父一體子不可不爭于父猶臣不可不爭于君故當父不義為子者直爭之必不可從父之令○或曰君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去親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事父母幾諫起敬起孝悅則復諫積誠以感動之必其從而後已此則人子愛親之至終欲其歸于至善又有非臣與友之所得為者自士以下雖謂庶人然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均為子也均愛父也父若有過子必幾諫無諉之諍臣諍友可也

右第十五章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則闡命為參聞命敢問下無子

字是何言與下有言之不通也五字不失天下有其字不爭于父不爭于

君二不字古文皆為弗字又焉得為
孝古文無又字今文為諫爭章○朱
子曰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吳氏
曰凡百四十三字廣經中五孝之義
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
當有過則諫諫徒從順而已

孝經大全卷之十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一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
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

矣長上聲
治去聲

此又極言孝之感通以贊孝之大也易曰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明王

父天母地者也父母天地本同一理故事

父之孝可通於天事母之孝可通於地明

謂明其經常之大察謂析其曲折之詳

卦云乾為天為父事父孝故能事天是事

父之孝通於天也坤為地為母事母孝故

能事地是事母之孝通於地也○白虎通

曰王者父天母地此言事者謂移事父母

之孝以事天地也○祭義曾子曰樹木以

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

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王制曰獺祭魚

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

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此則令無大小皆順

天地是事天地能明察也○孔子曰仁人

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

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慈湖楊氏曰父母即天地人生而孰已

私起意彼此牢不可解一日醒覺吾性清

明廣大無際無畔誠不見其有天地之殊

苟未明通則事父母實不識父母况能事

天地孝子之心即天地之道惟不自知故

易說

天地孝子之心即天地之道惟不自知故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雙峰饒氏曰人

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

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

氣也分而言之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

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為父母

而不知天地之為大父母○又曰天以至

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

萬物則母之道也○草廬吳氏曰天地者

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

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

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董鼎曰此

明察二字亦是就前章天經地義二句引

來孔子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孟

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大抵經是總

言其大者義是中間事物纖悉曲折之宜

董子所謂常經通義亦是此意惟其為天

經大義卷之十一

二

之經也所以事父孝故事天明惟其為地
之義也所以事母孝故事地察明字氣象
大聰明睿知無所不照察則工夫細文理
密察無所不周○鄭氏曰王者父事天母
事地言能敬事宗廟則事天地能明察也
○祺按事父母亦不專言宗廟○孫本曰
明王推所以孝父者事天於郊而其禮明
推所以孝母者事地於社而其義察○祺
按事天事地凡所以參贊調燮以體
元者皆是不但事之以郊社而已也推孝
為弟而宗族長幼皆順於禮則凡在上下
之人皆自化而治矣邢昺正義曰此言明
王能順長幼之道則
臣下化之而自理也○長幼順蓋就事
父母推之上下治蓋就事天地推之夫
言孝至於天地明察天時順而休徵協應

地道寧而萬物咸若神明之道於是乎彰
矣不言上下治者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

之神孰大於此

正義曰言事天地若能明
察則神祇感其至和而降

福應以佑助之是神明之功彰見也書云
至誠感神又瑞應圖曰聖人能順天地則
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詩曰降福
穰穰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朱子曰

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又曰敬天

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

愛親無所不順

慈湖楊氏曰明王之事父
母孝異乎未明者之孝未

明者之孝雖孝而未通故於事天不明其
天事地不明其地不特不明其天地亦不

明其父母雖知父母之情意不知父母之
正性不自明已之正性故亦不明父母之
正性亦不明天地之性人皆曰我惟
知父母不知天地此不知道者之言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
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

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行去聲

孝弟之通於天地神明如此故雖天子至
尊尊無二上而必有尊於天子者蓋父也
故不可以弗孝天子至尊故莫之敢先而
必有先於天子者蓋兄也故不可以弗弟

按鄭氏註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
所當尊者諸父所當先者諸兄○祺謂父
兄仍指自己父兄而諸父諸兄皆在其中
為是若只作諸父諸兄則上文事父孝亦
可謂諸父乎安能通於事天故解經者當
以經解至於宗廟之祭必致其敬事死如
生言不敢忘其親也然必脩身而謹其行

恐行一有失而玷辱其祖考也橫渠張子曰今人之

祭祖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
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
其禮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
能達聖人致祭之義○羅氏汝芳曰將為
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
母羞辱必不果經曰脩身慎行恐辱先也

○董鼎曰脩身慎行事親之始終不出於此故為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惟恐一言一行之玷以辱其親

鬼神謂祖考之神夫言孝至於宗廟致敬則洋洋在上來

格來饗而鬼神之道於是乎著矣不言脩

身慎行者亦舉重也明王孝德感通之神

又孰大於此正義曰上言神明謂天地之神也此言鬼神謂祖考之神

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先儒釋云若就三才相對則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言天

道玄遠難測故曰神也祇者知也言地去人近長育可知故曰祇也鬼者歸也言人

生於無還歸於無故曰鬼也亦謂之神按五帝德云黃帝死而民畏其神百年是也

○上言神明尊天地也此言鬼神尊祖考也

○朱子曰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

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

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來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盡精神以格之則洋

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

魂者陽之神魄者鬼之神見淮南子註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弟去聲

故總結而贊之言孝之大至於天地鬼神

相為感應則徧天地間無非孝道克塞人

神無間上下協和故孝弟之至其極自然
通融貫徹於神明光明顯耀於四海上下
幽明無所隔礙而不通者明王孝德感通
之大至於如此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
上下無怨至矣無以復加矣
說苑曰昔者舜盡孝道天下化之蠻裔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虞氏淳熙曰神明孝悌不是兩事畧無毫髮間隔置之而塞乎天地間矣四海孝弟總是一心不屬形氣窒碍推而放之而準矣又曰孩提之知覺因齋戒之精明而還郊社之明察因宗廟之肅蔭而得○又曰謹按孔子

這話說人都把來看做奇怪的不知母嚙指而子心動父膺疾而子汗流至于甘露靈泉神人織女日烏月兔地金冰鯉以及芝草異木種種感通種種難測我
祖文皇帝詳載孝順事實中且親灑宸翰歌咏其美為人子者豈可不篤信 故
引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以明之
慈湖楊氏曰無

思不服者以東西南北之心同此道心故默感而應也有道則應無道則離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曾子曰夫以此道至神無所不通故也

孝置之而塞於天地溥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程子曰神明孝悌不

是兩事
橫渠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

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
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
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
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
瘁癯瘠勞瘁獨寡皆吾況涕之顛連而無
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
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
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
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
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
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
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
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
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龜山楊氏曰
西銘只是發明一個事天底道理又曰堯
舜之道曰孝弟不遇行止疾徐皆人所目
用而已夏葛冬裘渴飲饑食日出而作晦

而息無非道者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
同反而求之而天下之理得由是而通天
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慈湖楊氏曰六

合之間天地鬼神無所不通無所不應自

私自蔽始隔始離私去蔽開通應如故北溪

陳氏曰心至靈至妙可以為堯舜參天地
格鬼神雖萬里之遠一念便到雖千古人
情事變之秘一照便知雖金石至堅可貫
雖物類至幽至微可通
○謹按

孔子嘗謂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

視諸掌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事

天地通神明光四海言大而理約呂覽曰人主孝

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敗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朱鴻曰此章統論明王之孝之大無間於生死存亡而一之者說者不察以首節即主祭享言然則明王于父母直待祭享而始盡其孝乎若以為然則下文宗廟致敬為重出矣○草廬先生以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移易於鬼神著矣之下學者近多宗之今仍依舊本但分屬三段看正見筆精妙包括無遺無錯又何必支離纏繞而移易于後此蓋惑於孝弟二字要平看不思弟字係是帶說者非對舉以並言○首節止言事父孝至神明彰矣不申長幼順二句者以天地既明察矣况長幼有不順乎神明尚昭彰矣况上下有不治

乎或以此二句專指弟說則王者之治化豈偏屬於弟道乎殊不思能孝自無不弟又舉幽則明者可見○次段止申鬼神著矣一句不及天地不及治平者蓋以上下可類而推孝極自無感而不應○末段方提出一孝弟字來又不言通鬼神及治平者蓋以通神明則鬼神在其中光四海則治平在其內聖筆精微言簡意盡如此

右第十六章

今文古文俱同古文此章

下在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章之上今文為感應章○朱子曰此皆格言○吳氏曰今詳此章文理精深正釋至德要道之義當為傳之首章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八字錯簡在故雖天子之上今詳故字承上起下申說上文長幼順之義而宗廟致敬乃申說章首事父孝事母孝之義天

言進謂進見於君退謂既見而退盡忠謂

事有當陳者思以竭其忠愛之心按說文忠敬也

盡心曰忠字詁曰忠直也論語曰臣事君以忠盡忠者言敬其職事直其操行盡其

節操致身受命也補過謂已之責有未塞者思以

彌縫其闕失而補之禮記少儀曰朝退曰退左傳引詩曰退食

自公杜預註臣自公門而退入私門也謂退朝理公事畢而還家之時則當思慮以

補身之過故國語曰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言若有憾則不能安是思自補也

將助也順導之也其美謂君之善按孔註尚書泰

誓云肅將天威為敬行天罰是將訓為匡行也言君施政教有美則當順而行之匡

謂正之於微救謂止之於顯其惡謂君之

愆按詁文匡正也馬融註論語云救猶止也君有過惡則正而止之尚書云子違

汝弼汝無面從是也○楊氏東明曰凡諫補其所闕者也以闕補闕未有能補故其

道貴自完矣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闕故也况君父之前天下之大乎顧夫世之諫

者各有其心或擇奇事以立名或就易事以塞責或意念不在君父而攻麗語以悅

人或機軸不由本心而揣人情以附勢嗚呼內省多疚闕孰甚焉以此欲匡主德濟

時艱收補益之效是何以下以忠事上上以異立曲木而求直影也

義接下如父子之一氣如元首股肱之一

體故必如是而後能相親也書曰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左傳曰君義臣行如此則能相親○董鼎曰君猶父臣猶子相親猶一家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相親猶一體也此相親之至也○徐鉉曰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為上而下降甚易為下而上達甚難○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何如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孔叢子曰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君不猜其臣臣不隱于其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

○按國語士朝而受業晝而講

貫夕而習復夜則計過鄭氏曰君有過失則思補益韋昭曰

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祺按補過謂自補其過非謂補君之過蓋進則盡忠于君退食則思有愆忘遺失未盡忠處必思補之進而復盡耳作補君過似不如此之切盡忠內即有補君之過意下文將順匡救即盡忠之日也言匡救而補君之過可知則退思補過仍作補自己過為是補過正所以盡忠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小雅隰桑之篇遐遠也言臣心愛乎君雖在遐遠不謂遠者蓋愛之一念藏之中

心何日忘之也使非本於孝何以能忠君

若是虞氏淳熙曰夫子引小雅隰桑之詩

不把直言去告君王可見他必匡救其惡

了若是不曾去救或救之不得實落放心

不下憊憊在念憂去憂來何日忘懷亦是

申明以顯父母的意思○維祺按引詩之

心乎愛者何明忠臣之本乎愛也君子事

君事親有左右就養無方者有左右就養

有方者有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者有

三諫而不聽則去者雖若不同其出于至

誠惻怛之意愛君愛親非有二也學不本

於正心誠意愛不出于中心其卑者為態

臣之修飾與媚臣之迎合而已其高者亦

不過才臣之幹辦憲臣之攻訐而已故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愛君之至也忠

臣孝子之心皆本於此○又曰心乎愛者

孩提之知也遐不謂者帖記之思也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者終身之慕也是故孝者

忠之本也○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司馬溫公曰某

事親無以踰于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

亦然○又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

必孝為臣必忠○董鼎曰忠臣事君如孝

子事親先其意承其志迎其幾而致其力

一念之善則助成之無使優游不決沮遏

而中止也一念之惡則諫止之無使昏蔽

不明遂成而莫救也陳善閉邪慮之以早

防之以豫戒于未然止于無迹此魏鄭公

所以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也○祺按穎

考叔存美遺母與陸績懷橘人皆以為孝

蔡襄之獻茶亦是此意而人有病其諂者

乃知小忠小愛非所以為忠也君子正色

立朝責難陳善不負所學不○孟子曰君

負天子以孝作忠其道如此

○孟子曰君

負天子以孝作忠其道如此

○孟子曰君

負天子以孝作忠其道如此

○孟子曰君

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

已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

仁耳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

我先攻其邪心心無邪而志仁然後天下

事可理也又曰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

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西山真氏曰

當道謂其動合于理也志仁謂心在于仁

也君之所行皆合乎理而其心常在于仁

則雖土地之狹不害于與君之所行不合

乎理而其心不在于仁則雖土地之廣不

能保其有然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

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孟

子告齊梁諸君一曰仁二曰仁正欲其志

于此也心存于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事

君者不可不知此○南軒張氏曰某每登

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

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嘗

曰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某對曰陛下未得

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

諫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仗節死義之士矣

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仗

節死

義

○程子曰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

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

有所通故納約自牖雖艱險時終無咎也

易之坎六四曰樽酒簋食用缶納約自牖

終無咎○程子曰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

誠見信于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

君心則可保無咎矣又曰夫欲上之篤信

唯當盡其質實而已所用一樽之酒二簋

之食復以瓦缶為器其質實如此又須納

通明之處以况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嘯
民如堦如篋能如是雖艱險之時終得無
咎也又曰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
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温
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朱子曰納約自牖
雖有向明之意然非路之正終無咎者始
雖不甚好然于義理無害故終無咎無咎
者善補過之謂也○雲峯胡氏曰納約不
自戶而自牖亦坎之時不得已也○潘氏
夢旂曰納約自牖與睽之遇主于巷同意
皆言艱難之時自問道而通于君也六四
居大臣之位當坎險時雖自牖納約非其
正道終無咎也居治平之世由問道而結
于君則不可矣惟睽坎之時爲然○董鼎
曰後世所謂忠必至犯顏敢諫盡命死節
而後爲忠不知救其橫流而拯其將亾未
若防微杜漸爲忠之大也此龍逢比干之
忠所以不如卑夔稷契之良而孔子亦以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爲盡忠補過之至也
苟非君子進則面從退有後言有美不能
助而成也有惡不能救而止也激君以自
高謗君以自潔諫以爲身而不爲君也是
以上下相疾而國家敗矣今君子事上所
以忠愛其君者如此則君享其安佚臣預
其尊榮故君臣
上下能相親也 ○司馬氏曰周易天地交
爲泰不交爲否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

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又安君惡逆
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

離叛 丘氏濬曰自古帝王既自謹其所言
尤必求人賢以爲已助因人之言
以爲已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
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

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如所謂直言極諫拾遺補闕者下詔以求責已以訪使人人得以自達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堪其刑墨是也言雖過于許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于上有以為思患豫防之計而不至于噬臍無及之悔若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其患必至于危亡○西山真氏曰盡忠補過無一時一念不在君也有善承順之有惡正救之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無此氣象也後世人臣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為仇者吁

可歎哉

右第十七章

今文古文皆有古文君子

上下能相親無也字今文為事君章○朱子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君之意○按左傳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為楚所敗歸而請死士貞子諫曰林父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于是晉侯使復其位○維祺按孝經孔子為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非止言家庭事親之一事也而其首章即曰中於事君如諸侯卿大夫士無非言孝亦無非言忠其餘章所言事君之忠不一而足至十七章則于忠君一節尤為篤摯是經也謂之孝

經可即謂之忠經亦可後世乃有依
十八章作忠經者無論其僭擬聖經
而其言亦非皆孔子之言且湊泊割
裂全不類經是後世二九神經之流
耳而好事者每與孝經並稱無惑乎
安石謂孝經為淺近之書而廢黜之
也悲夫

孝經大全卷之十二終

孝經大全卷之十三

明新安呂維祺箋次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
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

也喪平聲下同偯于豈反
聞樂之樂音岳下音維

此又備言死事之孝以盡孝之變也孝子
於父母生成之恩昊天罔極一旦不幸而

居親之喪書云百姓如喪考妣禮記檀弓
云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

服孟子養生喪死無憾並平聲讀○曾子
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

喪乎○郝氏敬曰親死曰喪喪失也孝哀子不忍死其親如親尚在相失云爾

痛之極五內割裂入門而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

亾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擗踊盡哀而止矣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

而已矣○喪禮哀戚之至也節發于聲為

哭偯哭餘聲也記云大功之喪三曲而偯

不偯氣竭幾盡不能委曲也禮問傳曰斬

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註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

也偯聲餘從容也斬衰則不偯聲故不委曲也○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

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儀禮曰朝夕哭不辟子卯又曰死三日而

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且而祔則薦又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

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動于貌為禮無容觸

地局脊不暇修儀也邢昺正義曰觸地無容此禮記問喪之文

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于外出於口為

所以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言不文內痛無已不暇修詞也正義曰喪服四制云

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行事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經

云言不文則是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感不為

文飾也以至服美有所不安故服衰麻

正義曰孝子喪親心如斬截為其不安美飾故聖人制禮令服縗麻當以麤布長六

寸廣四寸麻為腰經首經俱以麻為之線
之言摧也經之言實也孝子服之明其心
實摧聞樂有所不樂故不聽樂正義曰言

悲哀在心雖聞樂聲不為樂也至痛中發

食蔬食嚴植之曰美食人之所甘孝子不

美味也間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虞

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是蔬食水飲也

韋昭引曲禮云有疾則飲酒此六者皆孝

子哀戚之真情人心自有非聖人強之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曰如之何對

曰中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

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

也○方氏孝孺曰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

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簞也故枕

土寢苦因其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

因其不忍於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

豈制於禮而不為哉情之不能止也

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

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禮三年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三日

則傷生矣所以三日而食教天下之民無
以哀死而傷生者禮記問喪云親始死傷
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
口三日又間傳稱斬衰三日不食三日而
食者劉炫言三日之後乃食謂滿三日則
食也○曾子謂子思曰仍吾執親之喪也
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

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企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性者人所受于天以生者也愛而後能起親本出於性若哀毀而至于傷生則反至于滅性禮所謂不勝喪比于不慈不孝是已故雖毀瘠而不使至于滅性此聖人之政所以全其孝也正義曰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致於殞滅曲禮云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是也○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常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

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孝子之心何有限量聖人

為之立制不過三年所以示民有終竟之時使賢者俯從不肖企及也此皆聖人因人情而節文之無賢愚貴賤一也正義曰禮記三

年問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企而及之也起踵曰企俛首曰俯○又曰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為制者聖人雖以三年為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故三年問云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為

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
悲哀三年憂思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所以喪必三年為
制也○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
稽顙而後拜頹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
其至者○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
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
橫渠張子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
兩月為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
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又
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官槨音郭衾音欽簠音甫簋音
鬼擗音亦反踊音勇厝音醋

此又自聖人之政而詳言之其始死也為

之棺以藏體槨以附棺衣衾以周身然後

舉而歛之正義曰周尸為棺周棺為槨檀

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衣

槨周于棺土周于槨白虎通云棺之言完

宜完密也槨之言廓謂開廓不使土侵棺

也易繫辭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

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塋周
殷人棺槨周人牆置妻則虞夏之時棺槨
之初也衣謂襲與大小歛之衣衾謂單被
覆尸薦尸所用從初死至大歛凡三度加
衣也一是襲也謂沐尸竟著衣也二是小
歛之衣也不復用袍衣皆有絮也三是大
歛也衣皆禫祿也喪大記云布給二衾君

大夫士一也鄭玄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是舉尸所用也棺槨之數貴賤不同皇侃據檀弓以天子之棺四重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三重合厚二尺一尺一寸也侯伯子男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上大夫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亦一重合厚四寸合厚一尺士不重無屬唯大棺六寸庶人卽棺四寸檀弓云栢槨以端長六尺又喪大記曰君松槨大夫栢槨士雜木槨是也○橫渠張子曰古之槨言井槨以大木自下而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其朝夕奠也不見其親之存陳奠簠簋而哀傷痛戚之方曰簠圓曰簋祭器也正義

曰簠簋祭器也周禮舍人職曰凡祭祀供簠簋實食陳之是簠簋為器也鄭玄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也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陳簠簋在衣衾之下哀以送之上舊說以喪大斂祭是不見親故哀戚也○或曰此言朝夕朔望之奠簠盛稻粱器外方內圓簋盛黍稷器外圓內方按士喪禮朝夕奠脯醢而已盛以籩豆朔月殷奠始有黍稷盛以瓦敦卿大夫祭禮少牢饋食亦止用敦盛黍稷以公食大夫禮推之竊意天子諸侯之殷奠乃備黍稷稻粱而器用簠簋此蓋舉上而言其將葬而祖餞也不忍其親之去女

擗男踊相與號哭涕泣而盡哀以往送之擗以手擊胸也踊以足頓地也哭者口有

聲泣者目有淚送送葬也

正義曰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

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辯言之據此女既有踊則男亦有辯是互文也又按既夕禮柩郤下而載之商祝飾柩及陳器訖乃祖註云還柩鄉外爲行始然則祖始也以生人將行而飲酒曰祖故柩車既載而設奠謂之祖奠是送之之義也○擗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三日而後殮者亦俟其生也○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

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其爲墓于郊則必卜其墓穴未之能行也

之宅塋域之兆必得吉而安厝以葬之

正義

曰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士喪禮筮宅鄭云宅塋居也詩云臨其穴惴惴其慄鄭云穴謂冢壙中也故云宅墓穴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者孔安國云恐其下有伏石涌水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司馬溫公孝經指解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正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處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

孝經大全卷之十三
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又曰孝子以安親爲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擇而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司馬溫公又論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窀穸爲安宅死而未葬猶行而未得其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勅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是舉其中制而言之按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廬寢苦枕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已故不敢安也今世信葬師之說旣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有子孫者爲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旣

而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于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殮之况爲人子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大抵世之遷延不葬者多以昆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偏納其賂而給之以私已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強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爲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大拘之患爲人子者所當深察也○草廬吳氏曰將置柩於其處必乘生氣無地風水泉沙礫樹根螻蟻之屬及他日不爲城郭溝池道路然後安卜者決之于神也不卜則擇之以人葬書備言其術之理可稽焉中州土厚水深不擇猶可偏方土薄水淺凡地不皆可葬苟非其地尸柩之朽腐敗壞至速與舉而委之于壑同孝子之心

忍乎先擇後卜尤為謹重所謂謀及乃心
謀及士民而後謀及卜筮也按喪禮筮宅
卜日大夫以上則葬日與宅兆皆用龜卜
或亦用筮此云卜蓋通言之○或問趙汭
曰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為
何事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
不以獨智先群物故建龜筮以為此慎終
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
之孝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
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
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
樂○按必誠謂于死者無所欺必信謂于
生者無所疑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為
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冢宅崩毀出于
不意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
一朝之患也○董鼎曰其始死也為之棺

以周衣椁以周棺衣衾以周身然後舉而
歛之其將葬也陳其簠簋奠以素器而不
見親之在則傷痛而哀感之其祖餞也女
擗男踊號哭涕泣而不忍親之去則悲哀
而往送之為墓于郊不可苟也則卜之冢
穴曰宅墓域曰兆必得吉而安厝之此皆
慎終之禮也○楊氏東明曰朱紫陽昭穆
葬圖儒家相與守之則報本睦族之義備
矣真瑩制之善經也自堪輿之術行而昭
穆之法壞不知家門興替係德厚薄操縱
予奪天尸其柄故天所予者必不以無地
獲咎天所奪者必不以有地蒙休何者地
之理當不勝天之靈而以術求終不若以
德致者不爽也且彼信地理者謂地靈乎
不靈乎不靈也擇之奚益也果靈也又奚
至不論其人而槩予之福乎然此猶以禍
福言也若論其流弊則葬而復遷遷而復
改令死者骨骸轉徙靡定甚且停柩待地

至子死孫衰不克下土
此豈仁人孝子所忍乎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其既葬也各循其應立宗廟之禮制而爲之遷主于廟始以鬼享之稱鬼者神之也

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宗廟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上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按宗尊也廟貌也言祭宗廟見先祖之尊貌也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

周還山戶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耐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耐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兼於庶人也○橫渠張子曰喪須三年而耐若卒哭而耐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于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耐因其祫祧主藏于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皆有日祭之禮此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及其久也耐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耐也
寒暑變更必有怵惕悽愴之心春秋祭祀以時而思如思其笑語思其居處之思四

時皆祭言春秋者省文也

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

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君子有終身

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

不敢盡其私也此追遠之孝也董鼎曰

家必有制也則為之三年喪畢遷主於廟始以鬼而禮享之及其久也寒暑變遷益

用增感春秋祭祀以寓所謂聖人之政因時思此皆追遠之禮也

情節文無賢愚貴賤一者此也董鼎曰君子有終身

之喪念親之意何有窮已聖人之政因入之情為之節文使過之者俯就不至者企

也○伊川程子曰凡事死者皆當厚于奉

生者新昌令應氏曰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則祭之說豈止為居喪時也伊

川先生曰豺狼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厚于自奉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

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

秋祭禴忌日迎主祭于正寢凡事死者皆當厚于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

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或問俗節之祭朱子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祀某家依

之但七月十五日用浮屠說素饌祭某却不用初張敬夫廢俗節某問公于端午須

吃粽重陽須飲茱萸酒不祭而自奉于汝心安乎此孝經所謂以時思之之大義也

又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

大明會典曰地

之美者神靈必安子孫必盛所謂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畊犁所及即所為美地也古入所謂卜其宅兆者正此意○橫渠張子曰正叔嘗為塋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為道路不置城郭不為溝渠不為貴家所奪不致畊犁所及○西山真氏曰浮屠之教得行由吾儒之禮先廢不復祭禮

則居喪者悵悵無以報其親

按真氏謂浮屠之教得行

由吾儒之禮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有殷奠虞祔祥禫皆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于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為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川浮屠未見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即愛敬哀戚之完局也夫孝之大至

於生死始終無所不盡其極於膝下親嚴

之性始圓滿於天經地義之理始貫徹於

德教政令之化始暢遂謂之德之本而教

所由生又何疑哉噫此夢周公為東周之

素心而特寄之一堂問答間其旨深遠矣

祭統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

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

孝子之行也○祭義曰是故先王之孝也

色不怠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慾不怠乎心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怠乎心

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孫本曰：未復總結全篇之義，蓋至此而孝子事親之道終矣。著之為經，乃孔子平生所蘊，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出於一時問答之語，又何疑哉。今合前後而觀之，序次詳明，脈絡通貫，始終具備。本末兼該，誠六經之總會也。奚俟采輯裝綴而後成經乎。於戲，是經之宏綱鉅目，章章如是，乃以為童習而弁髦之，甚哉其侮聖言也。○呂維祺曰：孝

經統百行之宗，居六經之要。其言大而有所本，約而易操，施之無窮。蓋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天地鬼神古今貴賤始終常變無非一孝，包羅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即愛敬哀戚之完局也。夫孝之大至

於生死始終無所不盡，其極於膝下親嚴之性，始圓滿於天經地義之理，始貫徹於德教政令之化，始暢遂謂之德之本，而教所由生，又何疑哉。噫，此夢周公為東周之素心，而特寄之一堂問答間，其旨深遠矣。

祭統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歿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祭義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慾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

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思終身弗辱也○孫本曰未復總結全篇
之義蓋至此而孝子事親之道終矣著之
為經乃孔子平生所蘊治天下之大經大
法而出於一時問答之語又何疑哉今合
前後而觀之序次詳明脉絡通貫始終具
備本末兼該誠六經之總會也奚俟采輯
裝綴而後成經乎於戲是經之宏綱鉅目
章章如是乃以為童習而○呂維祺曰孝
弁髦之甚哉其侮聖言也

經統百行之宗居六經之要其言大而
本約而易操施之無窮蓋堯舜以來相傳
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天地鬼
神古今貴賤始終常變無非一孝包羅真

是徹上徹下道理豈可僅以溫清問視之
節視之非明於大孝達孝之義者不足語

於此熊氏禾曰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
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
章句頗亦相似學以大學為本行以孝經
為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
孝經之準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
極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
也孝之為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
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徹五典
禹以致孝而敘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
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人紀之
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帥是而行備見於
禮記所載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
其為孝茂有加焉功化之盛至使四海之
內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茅甲之

微無不得所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卽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朱鴻曰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長曰弟此特孝弟所由名耳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斯大孝之謂與昔史臣贊堯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曰昭明日協和時雍皆峻德所致也夫子贊舜之大孝曰德爲聖人曰尊富曰宗廟子孫皆大德所致也孟子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守身爲大乃知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敬身修德孝之切務也曾子以居處不莊至戰陣無勇悉云非孝經首序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至庶人則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夫以德教刑四海天子之孝也謹身養父母庶人之孝也是卽大學壹是以修身爲本也曾子曰大孝不置不置之施此孝之大者

也若禮記所載特孝子事親儀則經文論孝自始終節且及推行功效無所不備極而言之雖虞周之孝尚以爲歉擴而論之塞天地橫四海施後世無朝夕孝之功用大矣○又曰天子庶人壹是以孝爲本爲人

上者尤德教所自出孝治之原也其可忽

諸文定胡氏曰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董鼎曰孔子此書雖以授曾子而

備言五孝之用則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所通行而爲人上者又德教之所

自出故一則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二則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三則曰明王事父孝事

母孝至末章則亦曰教民無以死傷生又曰示民有終也是則孝者天地之經人道

之本誠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先務也故雖生事葬祭貴賤有等禮不可違而秉彝好

德之心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
聖人之爲生民慮者豈不深且遠哉然則
感人心厚風俗至德要道又何以加於孝
○虞氏淳熙曰聖人所以通神明之德者
惟孝乎亘五際總五經含五常孕育三才
而靈然獨存者也其結字也子戴老老馮
子鴻濛以降年莫老於太極而兩儀爲之
伯長經曰事天事地是大易稱父稱母之
文而推原性真開闡經義則又太極生生
之大指矣仲尼旣成春秋年踰七十始呼
弟子以開宗揭周公而示行配天雖大契
性猶難必若大學之修身中庸之誠身七
篇之守身然後見遺體之大全而紹性宗
之正脉也此慈湖楊子所以首倡學卽孝
字之說也

右第十八章蓋言孝子事親之變以終

一篇之意生事愛敬以下總結之也

可謂至精約矣

古文今文皆有古文無四也字餘同今文

今文爲喪親章○朱子曰亦不解經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按朱子刊誤跋云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于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免于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爾○虞氏淳熙曰朱子於孝經雖稍疑其誤而于首章則斷以爲經文于卒章

則贊以為精約于紀孝行五刑感應
等章則并以為格言未嘗不尊信而
表章之也○河南張恒嘗問孝經何
以有今文古文之別草廬吳氏曰黃
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籀因
倉頡字更革為大篆秦始皇時李斯
因史籀字更革為小篆倉頡字謂之
古文秦人以篆書繁難又作隸書取
其省易專為官府行文書而設自此
人趨簡便習隸者眾習篆者寡公私
通行皆是隸書經火于秦而復出于
漢當時傳寫只用世俗通行之字武
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屋壁得孔鮒所
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宗
後人稱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為今文
以相別異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
遭巫蠱事不及傳行安國沒後其書
無傳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

時徵至較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
之辭即張霸偽古文書也古文禮五
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今文儀禮同餘
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註儀禮禮
記屢嘗引用孔穎達作疏之時猶有
後乃燬于天寶之亂古文論語二十
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為三古文孝
經二十二篇與今文孝經為二魏晉
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數
字分析兩章又偽作一章名之曰古
文孝經其得之也絕無來歷左驗隋
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顯斥其妄
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
有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謂古文尤
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偽朱子刊誤
姑據溫公所註之本非以古文優于
今文而承用之也學者豈可因後
儒之傳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

瓊山丘濬曰按孝經孔曾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所記也首言孝爲至德要道而教之所由生因孝而推言及悌蓋以孝者必悌未有孝而不悌者也教以孝以敬天下之父教以悌以敬天下之兄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推其極以至于通神明光四海是則孝悌雖曰爲治之要道其實人君之至德也而德之所以爲德則以敬爲本

焉

呂維祺曰謹按孝經大意孔子爲明先王以孝立教而發孝德之本教所由生其綱領也自身體髮膚至未之有也皆言孝德之本而教在其中自甚哉孝之大也至名立於後世矣皆言教所由生而本於孝自若夫慈愛恭敬至末復因曾子之問而推廣極言之無非申德本教生之意前後語

意相承脉絡貫通而其理至廣大復
至精約真聖人之言也後儒紛紛致
疑而以意改之或未揆之理耳程子
曰讀書者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則聖人之意可見又曰易其心自見
義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履平坦道
路

